

# 重構社會建築

## 對網絡社會的新空間實踐期望<sup>注1</sup>

文／夏鑄九

### 摘要

本文旨在面對網絡社會的新都市形式、新都市問題、以及新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以重構社會建築的意義。作者首先指出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是當前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都市形式，也是廿一世紀網絡社會的主要空間形式。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方面這是創新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與都會節點的網絡（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另一方面，都會區域關係著對所謂沒有城市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的辯論，它是短時間快速發展造成都會區域的越界環境污染與不可持續的城市（unsustainable cities），又是全球都會區域資訊經濟與社會吸納／排除（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所造成片斷化的都會區（fragmented metropolis），所以，城市成為都市再中心化下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的表現，又是生態危機、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以及社會片斷化（social fragmentation）的空間表現。上述這些是全球化年代的新都市問題（the new urban questions in global age），是國家的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的挑戰，也是對空間實踐學院與專業者的挑戰。因此，相較於一九六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的社會建築，期待當前的空間實踐：對照著專業技術分工下的過去的專業者，期待的新專業者有政策、規劃、設計合體的能力（synergetic capabilities）；對照著專業認識上的片斷化，期待的新專業者能夠在社會與空間／時間理論上合體的認識；對照著面對僵硬拘泥的行政區政府（government）的傳統統治觀點，都會治理要求新的專業者的溝通、協調、折衝、中介、斡旋的能力，這種植基於地方與區域政治的分析能力，是建構專業者在社會結構與計劃執行的政治過程中的社會自主性的基礎；對照著處身全球經濟之中多服務於資本、脫離使用者的企業服務業，新的專業者雖是越界的城際網絡中（intercity networking）流



夏鑄九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南京大學宜興講座教授

動的空間實踐者，卻被期望能具備可執行的都市與區域政策建議的能力，能對弱勢社區提供溫暖的地方諮詢，能致力於創新氛圍中的創意城市節點（the nodes of creative cities）之經營，能經由地方空間保存（the conservation of space of places）致力有特色城市之營造，連接全球網絡，還要能面對生態危機挑戰，致力可持續城市（sustainable cities）之營造，以及，安得廣廈？經由非營利團體所中介的、落實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所必要的執行過程，致力宜居城市（livable cities）之營造，經由社區參與式設計致力市民城市（a citizens' city）之營造，經由女性主義意識致力女人城市（the city of women）之營造等，以視四海如一家的精神追求越界的都市正義之實現，這不也是朝向網絡社會的大同世界？

## 風雲起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風歌，劉邦（公元前 256-195 年）平英布軍後  
返長安經沛縣與家鄉父老酒酣擊筑高歌。

本文旨在面對網絡社會的新都市形式、新都市問題、以及新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以重構網絡社會的社會建築的意義。首先，作者指出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是當前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都市形式，也是廿一世紀網絡社會的主要空間形式。<sup>注2</sup>

至於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方面，這是創新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與都會節點的網絡（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的建構<sup>注3</sup>，為區域發展與都市動力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都會區域關係著對所謂「沒有城市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的辯論，它是短時間快速發展造成都會區域的越界環境污染與不可持續的城市（unsustainable cities），又是全球都會區域資訊經濟與社會吸納／排除（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所造成片斷化的都會區（fragmented metropolis）。所以，城市成為都市再中心化下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的空間文化形式之表現，又是生態危機、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以及社會片斷化（social fragmentation）的結構性問題之空間表現。

上述這些是全球化年代的新都市問題（the new urban questions in global age），是對國家的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的嚴峻挑戰，以及，也是對空間實踐的相關學院與專業者是否有能力重回社會變動的中心的嚴苛挑戰。因此，相較於一九六零到七零年代歐美社會

歷史反思之後的社會建築建構，期待當前的空間實踐能在新的歷史時勢之下，對社會建築的重構（Reconstructing Social Architecture）提出新的視野。

## 新視野

### 一、整合專業分工的能力

面對比過去的工業社會尤為快速變動、複雜的社會結構與動力、越界已經成為常態、資訊與影像生產與消費全球流動的全新世界，對照著專業技術分工下的過去專業者的既有的現代建築與規劃（moder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的專業技術性規範教條與既有的專業領域劃定的條條框框限制，期待的新專業者必須有政策、規劃、設計合體的能力（synergetic capabilities）。

現在的專業學院畢業生與過去最大的差異就在於畢業後所面對的社會情境，幾乎就是過去在學院學習技能過時的時候。因此，學院專業教育如何讓學生具備調適（adaptation）的能力可能是比過去的教育體制還要急迫的壓力。調適的能力使得學生有能力面對全新世界挑戰與認識越界的不同地域的特殊性。由於新的、複雜的工作任務會主動要求專業者的調適能力，也因此，竟然像是回到文藝復興年代對專業者的要求一般，如何具有空間向度的政策、規劃、設計合體的能力就是新的專業者的挑戰。

### 二、重建空間實體理論的本體論認識

基於前面對調適能力與政策、規劃、設計合體的能力的要求，對照著過去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趨勢與工業社會專業分工的權力空間領域控制，專業認識上的片斷化是專業分工與技術分化的必然結果，新的歷史時勢期待的新專業者能夠先在知識的層次上，建構社會與空間/時間理論上合體的認識，建築、城市、地景、以及區域，是「人生活空間與時間營造的有機體」。換句話說，天、地、神、人四位渾然一體，人通過營造集結了物，

形成被人關照的地方，物的集結也建立了人與空間的關係，人也被空間養育與庇護。

面對外在的物與客體，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與距離需要改變，格物必須與物無隔，主體與客體的重新整合，是認識論上脫離形式主義的認識論起點。這是對西方文藝復興開始的，將古典建築變成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過去，於是成為被建築師挪用的元素，以及，現代建築對建築自主性的致命吸引力，以至於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形式消費、市場行銷的都市奇觀的認識論反思。建築，不應是廿世紀初工業社會時類比機械的無生命客體、東西、或是存在物（seindes），建築、地景、城市、區域、甚至還包括了在資訊技術支援下的數位媒體，均為人的勞動所營造的文化造物，首先必須容納人與其他生物，為人的生活使用，因此，主體與客體，生命體與對象物在現實生活中結合為一，成為有生命的存在物（das wesendes），是活的有機體，是「人生活空間與時間營造的有機體」。注<sup>4</sup> 這些不同尺度的空間有機體，都是營造勞動的產物，是勞動的對象化與客體化，尤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勞動成果的異化、外化、或物化，失去了生命的原因在於商品化，對它們的理解與思維，確實不只是一個理論的問題，本體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

### 三、實踐上的認識論要求能基於地方政治的分析能力，摸索專業折衝的空間與社會轉化的隙縫

對照著面對僵硬拘泥的行政區政府（government）的傳統統治觀點，都會治理要求新的專業者的溝通、協調、折衝、中介、斡旋的能力，這種植基於地方與區域政治的分析能力，是建構專業者在社會結構與計劃執行的政治過程中的社會自主性的基礎。

在工業社會結束的最後一段時間，在學院與專業的失敗教訓中，在社會運動的衝擊下，最出

色的規劃與設計理論終於認識到：專業者確實是具有一種策動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空間來進行調遣與折衝（maneuver）。這種在規劃與設計過程中的限制與調遣能力，基本上就是一種「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人們不知道語言，就不會說話。你談的是政治，可是你卻習慣以「建築」來發言。專業者是在特定脈絡中被訓練出來的專業者，他們只有技術的訓練。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專業者，只有很少的知識是關於「認識自己的社會與城市是什麼？」以及，認識「這個規劃與設計過程是什麼的知識」。我們可以不只是在既定的地方權力關係中磋商、討價還價與協議（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我們必須超過僅是權力交換過程中的權力掮客角色。規劃與設計並不是個全然中立的過程，這裡有某種折衝的空間。所有折衝、動員與策動的規劃過程都是政治的。要穿透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與改變既定地域中的權力關係，規劃師與設計師必須像社區的組織者與草根的動員者一般工作。考量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自主性，提出轉化隙縫（enclaves of transformation）之營造——不論它是政治的，空間的，還是象徵的。當然，轉化的隙縫必須進一步做為資訊化社會中抵抗的網絡（network of resistance）與草根團體的網絡（network of grassroots associations）。事實上，全球化主要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國族國家弱化時，它的相對體，市民社會，其實也隨之動搖。市民社會不是一個去歷史與去政治的人類未來，也不是我們滅頂前的稻草。地方社會自主性的建構是要抵抗並翻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不是回到中世紀的歐洲或是十四世紀的義大利城市。我們還在摸索已經來臨的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尋找抵抗基地的過程之中。而社區參與式設計提供的也是一種過程，它與草根人民同行，一同改變空間，以及，改變社會。

#### 四、提出都會治理的策略，接合人、社區、以及市民的真实需要

在全球經濟的邏輯中，對照著處身全球經濟之中多服務於資本、脫離使用者的企業服務業，新的專業者雖是越界的城際網絡中（intercity networking）流動的空間實踐者，卻被期望能具備可執行的都市與區域政策建議的能力，能對弱勢社區，不論是在城市或是鄉村的社區，都能提供溫暖的地方諮詢，以接地氣。

前者，具備可執行的都市與區域政策建議的能力就是專業者能在都市運動所營造的都市改革時勢下，對都會治理出謀獻策，而非任憑身在其位的技術官僚們提出欠缺社會關懷的技術性解決方案，坐失都市改革的契機。後者，「俯首甘為孺子牛」，或是「為人民服務」。人，才是物質建設的核心，社區營造最終是營造了社區，城市的相關專業任務最終是營造市民，也就是所謂城市的精神，地方的精神，公共精神的關鍵要害所在，公共性正是城市創造（city making）之象徵表現。今天，在網絡社會的黎明亟需再思考公共空間之理論重構。全球都會區域形構的新條件與新公共空間競爭，要求我們的問題要由現實出發：全球化接合我們當前東亞的歷史現實是什麼？網絡社會的個體性與社區共同體性間的張力造成意義的競爭，而城市，它的社會系統歷史地成為溝通與制度的手段，因此，象徵的溝通、傳播與通訊規則的規定（symbol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變得尤其重要。互連網的溝通、傳播與通訊過程，以電子通訊做為線上的社會交往性的新形式是值得新的專業者關注的虛擬社區的公共空間吧？

#### 五、面對新都市問題，專業技能歸零重生的同時懂得擴充跨界專業技術的工具箱，以求解決問題

專業者被期望能致力於創新氛圍中的創意城市節點（the nodes of creative cities）之經營，同時，

能經由地方空間保存 (the conservation of space of places) 致力有特色城市之營造，連接全球網絡，以及，還要能面對越界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生態危機挑戰，致力可持續城市 (sustainable cities) 之營造。(附圖1、2)

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現代專業者正當性建構的基本功能，而非問題的製造者。面對新都市問題的挑戰，與工業社會的專業者有所不同，必須面對設計商品化的誘惑與質疑，創意城市的文創產業到區域發展中的學習型區域共同需要的是創新氛圍的建構，這是在全球經濟殘酷競爭中區域發展的要求。然而，現代性力量帶來的對地方空間的破壞卻使得地方空間的保存成為專業者的基本素養，也是不同於工業社會的現代建築與規劃師的基本區分。對保存的認識不只是對破壞的反思與地方特色的營造，它是對現代性的根本反思，這是專業論述重構，專業者重生的起點，不然，專業者就是地方特色的殺手。經歷專業反思之後，專業技能重新歸零的新專業者，地方的空間不再是封閉的角落，而是接合全球網絡的開放節點。只要有足夠的反思與調適的能力，在既有的專業分工中，都市設計師比較有能力回應都市保存的要求以致於反思現代性的破壞，都市規劃師則比較有能力應對都會治理中對創新氛圍與區域發展的期望，勝任策略性規劃的任務；而地景建築師則比較有能力面對生態危機的問題。

此處試舉一例以明之，對於現代地景美學的綠草地，這個雖處於高緯度卻受惠於北大西洋暖流滋潤的，英國特定地理條件下的建構的文化地景元素，隨著移民成為美國新格蘭區域青草 (New England Green Grass) 滋養的庭院，是在雪地都能保持長青的集體記憶元素。在二戰後美利堅盛世 (Pax Americana) 之下，加上自動灑水龍頭與澆灌系統，向全世界輸出為現代建築與規劃美感經驗的普同元素。這個現代地景設計原型，已經成為環境品質、社會富足、政治進步、家庭美滿、人文再現的領域象徵。它的對立地景就是荒野不文，雜草叢生。然而，大面積的青草坪，不但在乾旱缺水地區造成環境維護的災難，而且在多雨充滿繁殖能力的亞熱帶南方也會造成難以負擔的保養維護成本，是專業論述重建過程中亟需反省，完全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美學經驗。

更多的挑戰來於對空氣、土壤、水的越界環境污染所造就的生態危機新問題。既有的製造業生產必須履行清潔生產政策的要求，都市政策與區域水治理相關政策兩者必須結合，以及，朝向零碳、循環經濟的生活社區空間必須一步步實現。加上有機農業生產與食品安全問題，控制化肥、農藥、激素的使用，可持續城市與鄉村的營造已經成



1. 「褲衩呢？」(照片取自北京網絡上流傳的合成圖片)
2. 2013年3月26日，英國藝術家馬特·霍普 (Matt Hope) 騎著自己設計的空氣過濾單車 (air filtration bike) 在霧霾北京，經過 CCTV 大樓前方。(照片出自 <http://i.guim.co.uk/static/w-620/h--/q-95/sys-images/Guardian/Pix/pictures/2013/3/26/1364298025110/c467c2fc-9802-45de-9095-8e4d78f49c0b-620x372.jpeg>)

為當務之急，專業者的專業技能必須擴充，或者具備統籌協調所需的基本認識，懂得擴充諮詢顧問團隊的時機。當傳統工學院的專業邊界必須與電腦科學、生物科學、醫學、甚至設計領域接壤，追求製造技術升級，甚至經由設計創新機構尋求與設計的實習教學互動之際<sup>注5</sup>，當管理學院在創新的驅動下尋求設計與市場戰略結合的可能性之際<sup>注6</sup>，空間相關的專業者過去所仰仗的營造技術，也必須轉化為可持續的營造技術，不然，專業者就是環境的殺手。專業者過去未經檢驗的現代美學依仗的視覺藝術（visual art）陳見，必須在新的脈絡下重建更開放的、對身體更敏感的、對使用者更友善的、對空間形式的感覺經驗，不然，專業者僅僅是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的提供者，這不僅是形式醜怪而已，而是無能自覺到專業者其實是資本利潤與國家權力的慾望再現的化妝師。

## 六、「安得廣廈？」都市現實生活中的市民，最極需的、真實的需要

經由非營利團體所中介的、落實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所必要的執行過程，致力宜居城市（livable cities）之營造，以及，經由社區參與式設計致力市民城市（a citizens' city）之營造，可以說是台灣都會區的住宅問題因為高房價而引爆為重大的都市問題與民怨之首。全球化年代的社會結構兩極化，都會區中的空間片斷化與社會排除結果，表現為高學歷、年輕、卻高失業率，這是網絡社會變局下市民對專業者最殷切的期待，也竟然像是歷史輪迴一般，是昔日工業社會與資本主義城市來臨時的現代專業者的核心責任。

現在，主要要求針對居住權利而非所有權的社會住宅，已經成為國家必須面對的都會治理的首要課題，聯合起來的民間團體如社會住宅聯盟，整理了各國社會住宅經驗的總結，尤其是荷蘭的教訓與經驗，具體提出出租住宅為主、階級混居、地方政府主動支援由非營利團體推動執行的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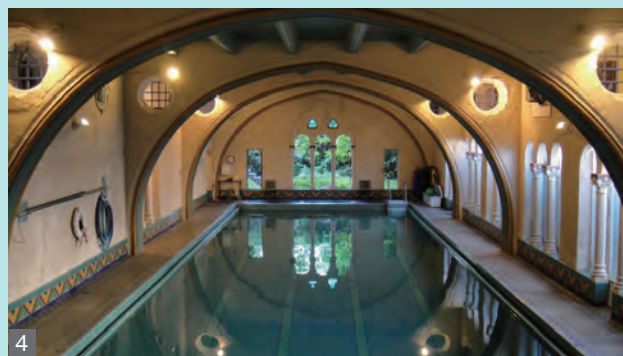
建議，就只差政府政策與執行的政治意志而已。然而，掌握權力的台灣政治人物只在意選票，對住宅的真實需要其實無感，沒有城市之中難以立錐之痛，他們心中的價值觀主要被新自由主義支配性價值所盤據，相信住宅市場萬能，私人所有權是第一信條，受土地資本與房地產資本的價值所左右，更迷信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撩撥都市小地主小房主們的一點貪婪之心換取選票。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在這個意義上都是極右派政黨，台灣，竟是美國茶黨心目中的理想國。住宅政策口惠而實不至，以合宜住宅賤賣土地偷龍換鳳替代以承租為主的社會住宅，可謂執行無方，國家機器政策空轉，市民對社會住宅的期望一再落空（附圖3）。難怪無住屋運動的象徵人物李幸長說：「假統假獨是國、民兩政黨的死穴，居住正義是兩黨的罩門。」<sup>注7</sup>

## 七、經由女性主義意識，致力女人城市（the city of women）之營造

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的新趨勢就是婦女在受歧視的工作條件下大量編入為有薪勞動力，然而，婦女狀況（women condition）的改變過程仍然艱辛。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指出，家長制已經受到攻擊，儒家文化中的父權制度和異性戀體制的聯盟已經動搖，所以，性別關係已經不再是無庸置疑的文化再生產的領域，而是充滿爭論的場域。這是父權社會終結過程中的競爭空間。女人、男人與孩童間的關係被重新定義；家庭、性慾特質與人格也隨之被根本地重新定義。<sup>注8</sup> 女性主義運動在改變社會關係、在改變一般性的角色，在改變文化，她們改變的不只是婦女本身，而是整個社會。這是人類關係的轉化，是女性主義運動領導社會轉化過程的結果。換句話說，一個運動變成了一個歷史的社會運動（a historical social movement），由實現其身的利益而轉化社會。這是社會運動與利益團體間的不同，利益團體僅

是為其團體爭取什麼，然而，社會運動卻是一方面為她自己爭取什麼，而另一方面，又經由運動，轉化做為整體的社會。


女性主義運動經由女性主義意識致力女人城市之營造，這也就是說，女性主義城市（feminist city）致力於朝向一個有意義的空間而轉化了城市，所以城市與空間變成使用價值的實現，而不只是功能上的，為了功能上的目的，在空間上得到功能支持與都市服務而已。換句話說，女性主義運動爭取的不僅僅是獲得托嬰育兒中心，爭取公共場所提供足夠的女性洗手與入廁空間面積，或是爭取單親母親在順序上能夠優先入住社會住宅而已，而是這個托嬰育兒中心要能由家庭與孩童自我管理，社會住宅能由社區住戶自我管理，公共場所的女性洗手與入廁空間面積不僅必須足夠而且還要清潔與舒適，以及，參與式過程營造托嬰育兒中心與社會住宅的同時，要能取得女性共鳴、女性切身感受而得到的象徵表現，即，親切、安全、友善的空間的文化形式之表現，這是空間的詩意想像。提出並發展這種對空間的主張，而不僅僅是改變了都市服務，而是轉化了公共空間的特質，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開始成為社會中的複數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這裡是女人與社區有歸屬感的開放地方。於是，轉化空間的意義，由功能上的單一向度經驗，轉向有意義的多向度經驗，這要表現在特定的計劃與空間之中。或許，這時我們可以用朱利雅·摩根（Julia Morgan, 1872-1957）已經營造出的空間作為明證，優雅動人的結構桁架與圓拱屋架（附圖 4、5）、對基地的敏感、對在地材料的溫暖手感、對手工藝精神的表現，提供了女人公共活動的天堂，完成女人們對空間的詩意想像……，對照男性建築師具侵略性的、巨大的個人表現慾望，摩根的空間成就可以說是女性氣質的高明再現；<sup>注 9</sup> 以及，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繼承一九七零年代義大利女性主義運動令人



3. 2010 年 11 月台灣媒體刊出政治漫畫家 Co co 畫的「社會住宅政策之虛無飄渺」。(感謝 Coco 黃永楠先生同意本期會刊轉載)
4. 朱利雅·摩根 (Julia Morgan, 1872-1957) 的結構桁架。(照片出自 <http://video.aia.org/aiaawards/2014/2014-gold-medal/julia-morgan/i/photo4.jpg>)
5. 朱利雅·摩根 (Julia Morgan, 1872-1957) 的圓拱屋架。(照片出自 [http://www.berkeleyside.com/wp-content/uploads/2012/11/BCC-pool.DT\\_.jpg](http://www.berkeleyside.com/wp-content/uploads/2012/11/BCC-pool.DT_.jpg))

佩服的主張，這關係著女性主義文化將使用價值超越了權力（power），超越了功能（function）。義大利女性主義運動的主題稱為不同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提出平等主張，是要求自己就像男人這麼笨。但是義大利的女性主義卻主張平等加上差異：為什麼我們大躍進？是為了躍向不會再生產整個這麼愚蠢的「男人類」（man-kind）的下一個階段！

## 後記

最後，以視四海如一家的精神追求越界的都市正義之實現，這不也是朝向網絡社會的大同世界？或許這時我們可以引用行動中的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 in action）的動人主張，即「碰觸人們的心靈、馴化資本、向國家示好、以及與媒體共舞」（Reaching Minds, Taming Capital, Courting the State, Tap-dancing with the Media），<sup>注10</sup>作為我們身處廿一世紀網絡社會，展望東亞重構社會建築的暫時結論吧？

## 注釋：

1. 本文 2015 年 2 月在台北完成修改，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本文修改前曾經以中英文發表於「社會關懷視野下的建築實踐：當代東亞建築專業的挑戰與機會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e for the Peopl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Society），由中原大學建築學系與實踐大學建築學系等，2014 年 12 月 13-14 日合辦於實踐大學台北校區國際會議廳。
2. See Castells, Manuel (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1999; also published in Ida Susser ed. (2002),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 367-389.

3. 舉例而言，李察·哈琪 (Richard Hatch) 在 1984 年編輯出版的《社會建築的範疇》*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一書與其序言，可以視為一種對一九六零到一九七零社會運動的專業反思。見：Hatch, Richard (1984),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Hatch, eds., *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pp.3-10. 中譯本為：陳志梧譯 (1990)，〈邁向社會建築的理論：簡介〉，《都市改革派通訊》，NO.2，4 月，頁：9-13，而《都市改革派通訊》則是無住屋運動後都市改革組織 (OURs) 的出版刊物。
4. 對客體與物的存在物 (Seindes)，德文原文為有生命的存在物 (das Wesendes)，兩者之間的出入，感謝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張廷國教授提醒中譯本馬克斯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翻譯上的出入。
5. IDEO，總部在美國加州帕羅奧多 (Palo Alto) 的設計公司，目前業務包括產品設計、設計顧問服務、環境規劃、以及數位經驗的理解，見：[zh.wikipedia.org/zh-cn/IDEO](http://zh.wikipedia.org/zh-cn/IDEO)。
6. 參考：“設計學院會成為將來的商學院？”《華爾街日報》，2012 年 6 月 7 日。Refer to “Forget B-School, D-School is Hot”，*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2012.
7. 參考：夏鑄九 (2014) 〈巢運——無殼蝸牛，捲土重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獨立評論 @ 天下》，8 月 26 日，<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76/article/1783>
8. 參考：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h.4. (1997 年第一版有中譯，夏鑄九和黃麗玲等合譯 (2002) 《認同的力量》，台北：唐山，第四章。) 以及，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Network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2. (夏鑄九和王志弘等合譯 (2000) 《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頁：2。)
9. 關於朱利雅·摩根的介紹可以參考殷寶寧最近出版的書之第五章：〈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
10. 引自：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186. (1997 年第一版有中譯，夏鑄九和黃麗玲等合譯 (2002) 《認同的力量》，台北：唐山，頁：149。)